國朝名臣錄 後二

竹二十上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

卷之三

卷之四

追協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三

黃廷彧

字景文號芝川長水人嘉靖十一年壬辰生壬子司馬明宗十三年戊午登第選入史局歷春坊三司癸未魁文臣庭試陞資拜忠清觀察使宣廟朝錄光國勳封長溪府院君典文衡官至判中樞丁未卒年七十六

明廟末年世子虛儲位久虛公請薄選文學人以教宗屬又於玉堂僚席倡言建儲之議將上劄以請以僚議不一而止未幾宣廟入承大統而公未嘗一言及此

宣廟勵精求治公每於經席據理論事辭約意明上虛
心聽納而盧穌齋守愼爲同僚亟稱以爲眞講官才也
奇高峰大升亦語其學者曰吾爲汝得師他日至京可
執贄請見矣
舊例宗廟祝號當國哀則書以哀子國王某公上疏
曰宗廟之祭鍾鼓鏗鏘列聖之靈洋洋在上而殿
下自稱以哀則是以新喪事列聖也朝議是之遂改
稱以孝
時朝廷論貞陵廢復事太無徵辭公援據聖人刪司敗
之義草疏論之公伯氏力止不果上

先是璿系受誣本朝極力陳辨而猶未能盡行刋正適聞
皇朝會典垂完朝議以爲當亟遣一代文學之士毋
失事機於是召公爲承旨以充行人　上謂曰今此使
事一惟卿爲重至京師　皇上例下原奏于該部公詣
禮部頓首求哀極陳事情尚書于愼行見公呈文再三
披讀亟稱好文字好文字謂譯官曰儞宰相是宿搢耶
何其神速若是卽以奏御　皇上特命改正仍令謄示
會典又設彩紅氈于皇極門內翰林學士將禮而受勅
蓋異數也使還　上喜甚告　廟須赦殊死以下皆宥
加公嘉善階賜　御衣一襲及田宅奴婢其後行人得

會典印本而來其書我 國宗系改前誣昭雪無餘
上又諭公曰今日之功予無以報卿遂特陞戶曹判書
並尤庵宋時烈撰墓誌
時逆賊鄭汝立出於從班人情莫不憤鬱草野之士爭上
爭論語激而不知裁公上劄言政在草野非國朝美事
且故相朴淳曾於 上前面斥汝立夸誕不靖不容於
時遯荒野而卒極可憐愍請依張曲江故事賜祭以慰
朝野韙之
庚寅拜禮曹判書公以 廟享奏樂只以 國初所撰若
而章今侑 列聖神位其事功各異不相合者請一室

各撰一章 宣廟有意張施而未遑因循至今識者慨
恨不已並鶴谷洪瑞鳳撰神道碑
宗系昭洗將 親祭告慶公受命定著其儀情文甚具既
又入廟賀禮畢 上曰彬〻可觀哉賜鞍馬
辛卯倭酋秀吉貽書於我辭絶悖逆有直入 大明之語
上以問諸宰公請台大司憲尹斗壽斗壽至曰事係
皇朝機關甚重 殿下至誠事大天日在上豈可容
隱亟宜奏聞公曰斗壽言是臣亦以為奏聞不可已後
於筵席復申前說仍請修飭兵馬 上曰卿其勉之公
抄錄京外諸色軍兵以便考覈又請厚養爪牙之士仍

薦李舜臣等可任閫寄後舜臣卒成大功以死報國如
公言
先是鄭逆之發崔永慶遭飛語逮繫瘐死一番人以為牛
溪先生及鄭松江澈搆殺釋憾其親舊儕流一切株累
公與尹公斗壽亦被斥逐冬倭情奏聞使回自京師
皇帝褒賜甚渥　上遂放還尹公而以公實撰奏聞丞
命復爵且錫以欽賜綃子始公之撰奏本也公曰必須
詳載通信事以著　聖上事君勿欺之義時議以我國
交通伊賊為可諱形後其實其後乞師于　天朝不能
終諱而　天朝邉帥已得前後實狀奏請討我矣

壬辰公聞賊報自田里急馳詣 闕略陳機宜大略以
為朝廷雖禁都民逆出而平時無固結之恩臨亂欲望
其勿去難矣請分 命王子台聚都民宣示德意庶幾
保合矣語頗觸犯時諱冤湲 上方夜西行公追及於
東坡 上命公父子護王子頎和君入関東仍以號召
四方以期恢復公承命雪涕至鐵原歃血誓士移書元
帥諸公勉以忠義傳檄八路有曰廟堂力主和金秦檜
之肉足食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頭可懸見者吐舌
自関東移向北路會寧亂民鞠敬仁等謀執王子一行致
于賊〻將清正待王子稍加禮貌以公及金相貴榮幽

置別所而以公長男承旨赫為 王室姻親每有要脅
必使為狀以聞公欲因此細達賊情每令為真假二狀
假以示賊以謾之會倡義使金千鎰謗以起居王子遣
幕下以來赫復為二狀以授千鎰幕下金公以傳於體
使體使執假狀遠違例為罪持之甚急後以 皇帝威
靈公奉王子還自釜山遂置對力辨猶 命編管吉州
又誣以餘犯再罣吏議丁酉特 命解放例當叙復而
又公不悅者在議讞之地故只令任便居住
上嘗曰黃某乃祖宗之功臣屢申收復之命輒為言者所
沮由閔海移畿輔 上四賜食物勞問備至而嘗以病

聞卽還醫藥公上箋謝恩有云長安北望幸近天日之
光淸渭東流益注終南之戀
公最與尹月汀相善嘗爲公作壽序曰公奉兩王子向北
也草檄馳諭首以廟堂之主和爲非而至比之秦會之
遂被其功嗇日俟隙而未得發也會公陷賊中狀陳賊
情而賊若覺其有據實之狀則必見攔阻故別作假狀
誑示賊而一並出送適其時廟堂之嗾公者得其假狀
便作陷公之機弃指以無罪而故唆其語然若直送其
假狀則一見當卽知其非眞狀也故遂置其狀謄寫以
送而其辭曰其狀有臣子所不忍見者未敢送公遂坐

此其自賊中還也父子並置對幾至不免而遂遠謫矣
假狀雖誘而不忍見他日議罪必執此然後方可擬讞
而輕重之也何至不忍達於　君父之前乎罪之輕重
係於一狀之真假而必更之者令人不得覺其贋而
將必置死地也既累年　聖明以元勳之不可久在謫中
也　特命放還而言官之論執者閱數月而猶未　允
俞言者既止而　成命將行又有不悅公者實為下石
之語遂被再論而公僅還田里矣是何輩上君子秉時
修郄者多也此書可以為論公之案矣
翼成公祠廟頹圮與族人收謀重新歲嘗一祭仍講花樹

之會族人有貧乏不能存者則雖衰馬立與之無靳爲立朝以孤忠自信獨立無朋自許故自釋褐至隮崇品皆由己致未嘗假人游揚人亦不敢以聲勢相助

少時嘗語子弟曰蘓武若在今世則必置死地藉令議武之罪曰亟奴令備牧羊則牧羊又治小箄于弓弩又要胡女生子安在其守節也云爾則武何辭自觧哉此雖一時激發之言亦豈其識耶 並尤庵宋時烈撰墓誌

癸酉丁先祖妣許夫人憂服闋 贈議政公又棄世首尾六年讀禮之暇旁及諸子書孜孜探討究極要歸如星命堪輿醫方籌數諸家無不叅究嘗謂子赫曰自吾

居廬心虛無別念便覺學力長進頗窺見古人微蘊禪家所謂頓悟良以此也公子赫撰家狀

眾谷雅重公文學許隲國朝以來詩家曰黃某之詩發於經學重以自得義理之文也當與佔畢齋並驅餘人不可及也神道碑

具思孟 文懿公

字景時號八谷綾城人嘉靖辛卯生己酉中進士

明宗十三年戊午登第選入史局歷玉堂吏郞舍人

五道方伯吏判官至左贊成甲辰卒年七十四 贈

綾安府院君

公天性恬靜而確有內守李樑之張甚也公居與之隣未

嘗踵其門及其子登第慶席傾朝廷樑懇邀公〻竟以

疾辭其遠避權勢皆類此 宣廟之世新進間舊彈劾

苛峻士多㥘〻改操而公介立其間絶不與後輩相眤

以此數爲當路所掎摭公終不屑意其於知舊之深者

雖在衆棄中必以信義相先後公論多之及黨目相軋公以中歲外調之故得爲完人無間彼此稱爲宿德老成自連姻宮禁益持謙謹子弟奴僕一無憑恃以爲力者薦于孝友嘗痛早孤奉養大夫人誠禮甚至前後之喪廬墓終制祭必謹潔非甚疾病不廢沐浴莅以莅職詳以綜務不以矯飾爲能故所至有去後思世婚王室豪貴鼎列安於儉素不置庄宅家僮嘗不給使令惟耽墳籍以文翰自娛其詩文根據六經質慤精鍊粹然成章由其未嘗與人酬唱談說世之知之者絶少及遺集行布而諸公靡不心服咸以爲不可及　澤堂李植撰碑

萬暦辛卯附馬揀擇取同姓事公獻議曰配匹之際婚姻之禮人倫之始不可輕也先儒以為人之不取同姓者為其近禽獸也自古人君為天下之廣為子擇壻非不欲極天下之才而觀諸史冊未聞有取同姓者也此則蓋嫌其姓字之同而非如今日必欲得本宮同異而定其姓之同不同也士夫家或有詳知其非一姓而取之者然未免有識者之譏刺豈以堂堂國家下效無識者之所為乎況 世宗朝事雖未得其詳而不過為一過擧也大典之作出於其後亦安知 世宗悔傚儀之事而著之令甲定金石之典也然則今日之所當法者

大典而已至於自我作古之語恐惹萬世之疑也

尹斗壽 文靖公

字子仰號梧陰善山府海平縣人嘉靖癸巳生　明

宗十年乙卯司馬第一戊午登第薦入史局歷弘文

正字吏郎舍人吏曹叅議平安監司大司憲户曹判

書壬辰起謫中拜御營大將進拜左相至領議政錄

光國扈聖兩勳封海原府院君辛丑卒年六十九

拜吏曹佐郎時李樑張甚强以其子千銓郎薦公堅不可

以是名流六人同日獲罪公褫奪職名屏居坡州俄而

樑敗叙復修撰

戊寅有姨弟李妹獄事公兄弟坐罷金大諫繼輝特言二

人學行才器並著且士類進退非輕不得以晻昧累人有識是之然自後不安在内求外便養除羅州牧使以親老任三百里外準法不赴而已得延安府使 並簡易崔岦撰碑

延安府使尹斗壽拜辭 上引見問曰卿何以治郡斗壽對曰延安之民好訟簿牒甚煩如臣才劣望輕冈知所為 上默然良久曰予之待卿不以内外為間卿亦勿以内外為貳蹔煩出守後當復召斗壽退語人曰初意當久別 天顏欲一仰視而及聞 天語丁寧感淚如泉竟不敢仰視矣曰掩泣不能止同坐者皆下淚 石潭日記

公奉母夫人備甘旨之養惟知　上恩無粦微在外邑庚
辰辛巳之饑極意賑活遠近流民就食日可千許御史
以聞特賜綺纈表裡嘉之時設宴以養老里置學以訓
蒙四境鼓舞建平遠堂公餘輒處其中以湖山詩酒自
娛會公旁居守松京往来便近良辰吉日魚組聯翩稱
觴上壽一道稱為盛事
拜平安觀察使西塞有建州酋聲息公策應綽然防戍之
卒四番相代不勝其數日就流亡公頗捎營屬且括閑
丁增額若干而六其番以紓之沿江民舊不識種木綿
公為具種教之藝至于今稱賴以病露章乞休　上

特遣名醫賚藥診視且諭有曰卿有才有智雖使老酋
來自可談笑處之不足動我一髮凡累數十言
倭酋秀吉使以書契來言極凶悖至云必犯上國事留中
甚秘會朝講日公以都憲侍講諸臣將退　上曰倭書
來欲與大臣備邊諸宰容議處之都憲有計慮雖非當
如可毋退議臣皆言此不必奏聞公獨請據事具奏臣
之於君直當如此宅不暇許旁引經義確甚　上竟從
公請
辛卯坐黨附松江兩司合啓初論罷展轉益深至於遠竄
配會寧特命改中道遂配洪原居無何陳奏使還　皇

上嘉我奏悉倭情勑書襃美　上念公首先請奏卽日
賜環復有言者量移海州時有浙江人羈在倭中密報
中朝至有倭與朝鮮連謀之語向非陳奏則我國之情
何以暴白人皆服公先見
壬辰倭寇大入　上思公特召之日再三問其至　上西
幸公陪駕到東坡館召公前敦諭至曰卿兄弟可勿離
予死生勿負因觧佩囊賜之到開城衆志崩潰一夜四
五驚　上命公爲御營大將號令統攝始克定
拜右議政旣拜請　上御南大門撫諭父老近侍遍傳城
中下罪己書于八道遣使召集義兵卽舊都甄用人才

此其設施之首事也公聞夫人自畿邑將從公行則曰
我以此時大臣何得家累相隨使止之到寶山站門
廟社主至否則禮官已於蒼皇中瘞于穆清殿公愕然
啓遣禮官等載而追及既而賊入開城掘發無所不至
云
到平壤進左議政郡國諸務規畫措置悉中機
火底滯上下倚之一日議遣大臣經紀湏南咸欲以公
入啓金判書應南耳語李參判恒福曰尹相去此大事
尾觧遂啓他相
公聞夫人喪在私舍文牒委填諸相殊不能辨遣郞請公

日昃乃詣裁處便宜
公建請令年八道稅入一依上年踏驗之數歲亦果大稔
翌年接濟天兵賴以無闕西路調兵撥糧之事皆由公
素籌記在凫中者輒如取一家物而用之同事者歎服
又行文州縣即賊來迫毋得妄焚燬倉廒只得散給百
姓以備收糴如黃州中和官吏乞奉公令及天將至非
惟無罪以能見稱
大小從臣控蹴顧覩者相屬行朝體貌日加寒心公啓引
臣子惟所在致死之義自後的聞父母變故者外不聽
便私以存大防並碑

上下備忘記曰自古遇變之主必有自貶之擧自今以後
諭內外臣民凡於䟽章勿稱聖睿且尊號一切勿用可
也李誠中曰此盛擧也為臣子者不可不承順以成其
美尹斗壽曰今日之變無非臣子之罪而豈有人君獨
先自貶之理乎遂以不可貶遜之義為對
臨津失守聲息漸急　上命廟堂議去就演城府院君鄭
澈首曰此非京城死守之比可令一大將守之奉駕而
出可也沈忠謙李德馨又從而和其說衆議皆以為然
獨尹斗壽李幼澄朴東亮曰此大不可我國封疆南北
不過數千里欲往北道則窮無可去之地欲渡鴨綠則

一渡之後無復可為雖或偷生朝夕亦何益哉平壤四面絶險易以防守軍士過萬城中壯士不下數千糧食且多離此一步國事決矣　上台對問之斗壽又力主固守之說　上曰國事已付卿好為也

上台羣臣議去就尹斗壽曰一城之人皆曰願與大駕死守此城大駕若出當一時皆潰云人心如此若能堅守足以抵敵況以事勢言之此城之外不知何地可避何地為固也　上曰卿之言大皆〻也

上又與羣臣議去就時　上顔色慘沮語甚悲切臣僚莫敢仰視鄭澈出謂尹斗壽曰左相之言好則好矣獨不

不見　天顔乎爲臣子者安忍挽留強欲守城乎斗壽厲聲曰公何爲發此誤國之言耶若使京城早有固守之計豈至於今乎公不欲守此城奉駕獨去之可耶澈無以應（竝寄齋雜記）

賊益西逼議者咸言咸興可往　上亦意向之公又極言以堅城則寧邊攝於咸興可往守猶且事急則趣義州赴愬天朝有便且此方人心獰甚非可保之地言咸興者猶惑公以死爭之卒之　上不幸咸興者公力也其後咸興爲賊所陷兩王子在會寧土人縛致之賊人始大驚信公見

上之出平壤也留公以守治城繕戒頗有條理夜抄精銳斫賊營晝鳴金鼓設疑兵為必守之計而江灘失戒賊勢直衝既不可守則遣將結陣於城外諭出人士以全一城之命公亦追及行在於宣川（並碑）

至龍川郡尹斗壽啓曰今日之行全為赴訴天朝以此無程疾馳已到于此但遽到義州人心尤駭將無以收拾況今賊勢頗緩先使義州等官收集散民諭以不即渡遼之意使有所恃然後更觀二三日後緩緩徐進則遠近不至失望矣　上從之（寄齋雜記）

駕到義州吾東地圖窮處國脉不絶如綫公獨以忠義精

誠激仰奮厲正色朝端屹如山岳雖極顚沛之中人望

之有所恃爲是時渡遼之議已成公竭力救止一日之

内啓辭者三請對者再有曰 宗社臣民擧將何托而

輕爲匹夫之行乎

上以公大臣獨勞欲官其子壻而子皆持母服且無壻獨

長子昉因金革起復古命超資陞叙繼有紫衾之賜

癸巳賊之據京城者望天兵潰而南然京城睢丘墟人心

亦不甚保上下未有前進意公極陳不可奉 駕東轅

由海州還都

倡義使金千鎰頓兵江華秋義將禹性傳尤無見效俱以

病不赴西徵　上有嚴峻之教公啓言千鎰起義最先
使八道人心翕然大面特兵寡無助不能有為惟傳多
病國人所知責以觀望大不近情聞者允公之論晋州
之陷城中人士死者數萬公請褒贈金千鎰崔慶會等
賜吊祭遍慰義魂盖　上欲有以待而固請行之中外
稱快
上以黃海道無節度使命議設置公執言　祖宗朝既設
而罷誠以本道民力不堪貳營至於軍兵統屬自有鎮
營設之無益有害　上猶屢下其議後至必設至今果
稱巨獘

天將史遊擊儒戰沒平壤軍中做出朝鮮兵一營投倭之
語公馳見楊總兵紹勳於遼左辨白備悉誠意所感言
下釋然李提督如松回軍遽爾公赶見於劒水站苦辭
請東淚隨言發李為之動色遂有泣閣老之稱
自京承命往見劉總兵綎於嶺南將行　教曰今當遠離
無以為懷國事至急煩卿往來凡事可便宜行之公因
見從容啓言回鑾之後連有三省之鞫京城久陷賊中
還集之人豈無自疑之心乎恐非所以鎮定　上曰
固是但辭涉陵寢不得不再當善處獄竟開釋歲比饑
饉畿輔尤患缺種公募收兩湖之粟運致京江根本大

賴又以 帝勅中擧公名俾同光海君前往全慶間經
理邊事卽陪世子南下仍加三道都體察使之命巡湖
南時賊空言捲歸久屯瀕海天兵又欽不肯出物力剥
盡無復可繼之勢公大會諸將以義激勸合左右舟師
擊巨濟之賊陳劉于朝有曰勝則皇天祚宋不勝猶將
有辭于 祖宗聞者至比之出師表
公於書若嗜欲然不以旣仕而廢晚又喜朱子綱目曰
手一卷或至夜分通卒業者累遍盖將以措諸事業故
其作為隱然皆稽古之力
李相恒福為都憲時言事語侵公公後與同事首尾十年

無一毫形於辭色李公退謂人曰吾爲尹公所包容久
矣
公之相行在也其心所賢如成公渾則不以君臣未契而
推引不力以爲將才如權公慄則起守宰致元帥而果
収偉績其他除拜一惟其人雖古情義相阻處之形要
寧人負我而不悔無愧古人以人事君先國之意列劾
宰執臺史棄君忘義之罪而言議之間務主平恕不至
已甚面覥僚屬岐路從違之謬而異日救免見論以逋
播峻折一宰因民詿誤發所不敢道之言而旋復掩蔽
亦不以語子弟 並碑

公與諸宰相議事〻有不可已而戾於 上旨者即他宰相輒逡巡兩可不正言公獨命椽吏筆惟所欲言而必盡言或被 上震怒不顧也竊瞷視則他宰相有面赤子而公色怡然也其勢不可定者竟賴公一言而定象村申欽撰陰記

梧陰作相之後頗以時事擔當崔俞二公拱手而已一日梧陰聞妻喪不出備邊司諸宰聚首終日不得了一事李判書誠中曰令日始知政丞之不可無也如羣雛之失其長論議而無所折衷焉或曰領右獨非政丞乎誠中掉頭曰論議則可折衷非所能也

梧陰與衆論人有所壓而不敢紛拏一日 上令諸宰議
事左右各言所見自以為是必欲行其說 上亦以衆
說不一難之尹曰古之人獻言而已其所施用已不與
焉不然何謂屈群策 上曰誠然衆遂默然
梧陰不欲請兵既遣悔夫之後國事漸急明甫大言於朝
堂急請兵于 天朝梧陰遂快從之反有若自初主張
者然 並寄齋襍記
岦下流也瞻仰公於廟朝之上蓋少而獨屢造私第且嘗
從事遠行窮瞷而得之間居一團春和言笑怡怡孺子
可狎至大故談論聲氣踈亮色莊而不可犯平生服用

随分無意奢儉尤耻示人以布被之行唯遇賞心清致
處不過羮酒一樽佐以山野之味如飣餖最盛則不樂
誠一世之偉人 碑
壬辰之变固載籍所未有使他人暴起當之則智者失
其見勇者喪其守其不顛沛錯亂者希矣於是而能垂
紳正笏立於百僚之上儼然人仰而恃之者公也於是
而能獻可替否謨於殿陛之下毅然君倚然為重者公
於是而能宰物平施休休有容綽然於進退之間者公
也於是而能寵不如榮辱不加挫恢然於休戚之際者
公也方公之盛年顯宦公在毁譽之中暨公之中年題

斥公在坎困之會雖識公者未必識公能樹立末年事業如是之卓犖炳烺而惟　宣朝大王拔公於衆斥之中舉國而委之公而二百年　宗社之重一朝而復其舊焉足以覩君臣矣 陰記

宣廟朝完平李相國元翼初入臺閣以簠簋不飭彈尹海原斗壽後因公事往謁海原海原無幾微見於色留與語曰貧族之行婚遣喪者皆責具於我爲副其須允有饋遺不得不領有臺啓之發理所當然則吾何介念酬酢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鄕族書乞婚需尹公即命侍婢曰曩日驛官某有所餉匹緞爾其取來侍婢入而復

還曰本無是物矣公笑曰夫人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
促令取出全封畀之畧不動色李公服其偉量終身敬
重爲公私見聞

尹根壽 文貞公

字子固號月汀斗壽弟也嘉靖丁酉生 明宗十三年戊午登第歷吏部舍人應教賜假湖堂壬辰陞拜承旨歷大成副學 宣朝庚寅拜禮判策光國勳封海平君典文衡官至左贊成丙辰卒年八十

公聰明穎悟鍾於天賦甫十歲已通孝經小學四子等書能曉歷代事蹟議政公(名忭)在三陟時嘗閱類聚文字公皆暗記舉問一二應對如響先公奇愛之語夫人曰此兒必大成吾雖未及見夫人當享其養未久卒于官公隨母夫人還京終喪業日進聲名出前輩

時士論携貳喜事者搆公兄弟謀陷機辟金紲輝爲大諫
言公兄弟才學並著士類進退非輕不可以闇昧累人
士論是之
授開城留守開城俗逐什一爲業文風漸替公至則一新
之多士爲公設斯文宴以相慶彬彬有絃誦之風梧陰
同被斥知延安府吉日良辰侍母夫人來往軒蓋聯翩
當世傳以爲盛事
以申奏兼進賀使朝京數奏明允禮部尚書于愼見其
文大異之曰藩邦有人矣

皇上特命宣示内閣秘史
所載本國世系正本並頒會典全編宣勅于皇極門内

翰林學士将禮還朝　上嘉悅告成于　宗廟進公資
憲刑曹判書
半歲之間三赴廣寧六赴遼東關陳請援無不動聽宋經
畧之來公膺接伴之命經畧雅重公其還也亦同入遼
上将還故都公以接伴故未得從駕　上觧所佩寳
刀及雕玉賜之曰此予平日手中物卿可佩之時以念
予
丁酉倭再搶近畿公陪　中殿在遂安聞　大駕将南幸
陳劉顧軌羈勒仍赴朝兼判義禁府使庚子知經筵同
校周易辛丑梧陰公卒公年近七十而持服哭泣不懈

戊申 宣廟昇遐廟號稱祖公引經陳之且言奴酋必動

形自請往見吳遊擊宗道以得其情因言西北邊備甚

悉其言後竟驗自以年侵擬未亡晨省先王陵寢移書

選部請為康穆兩陵獻官内批以公為先朝一品宰相

年滿八十賜米豆酒肉歲以為常繼有几杖之議公固

辭于宗伯止之

公少好學從事性理之書訪退溪南冥論朱陸同異得其

印證退溪稱曰子固聰穎絶異他日造詣必遠從栗谷

牛溪遊為莫逆交皆稱公文雅世罕其比云好善愛士

寵引儒學布衣寒素屨滿于户外切冠一代位班三事

歷事三朝五十九年自公卿以及郎署多門生故吏所
至莫不俯伏擎跽執子弟禮公益謙卑無矜容 宣祖
嘗答公劄曰卿學高勳高予愛其慱愛（並申象村欽撰碑）
嘗曰人能孝悌忠信雖不談義理通天人不害為善人也
為學將以行之學而不知事親敬長則非學也
平生未嘗以惡言詈人亦不調戲玩狎人有適挾人隱
微者必痛責而禁戒之若見人肆為非義者深惡之少
不暇借清白自守食無重肉坐客無氊衣服無奢靡之
餘喪亂之後未有家舍文靖公捐貲買與之公不益治
所居寢室不施屛帷床簀敗簷短椽不庇風雨怡然處

之門庭之內未嘗見聲伎玩好博奕之具
平生嗜書蓄古今畫籍左右列置終日手卷不釋至老而
猶篤遇疑難處輒自手抄客至孫習於文者雖早幼一
一叩問為文以西京為主酷好太史公詩法盛唐晚又
好觀 皇明諸大家聚精會神深得其髓 皇朝勅使
熊化亭公集有曰沈鬱澹雅有古作者風云書法瘦勁
古奇 宣廟嘗論群臣善書者稱云為首
國家最重延 詔禮詔使來必推公居前或往境上講定
禮儀或在 上前導達詞命盖以公嫺於禮曉漢音也
許翰林國雅有藻鑑見公謂曰真佳士也屢入中國中

國人士多頗識者聞公来有候於中路接歡乃去後公

諸侄朝京爭問公起居

公爲耆英社一再後不肯往或問其故公曰余實恥福何

敢每當殷禮不喜紛華安於恭儉皆此類（並金清陰撰謚狀）

金清陰祭公文曰先生之文學少而專壯而勵老而不怠

酷好太史公及班氏赤幟藝苑竟集大勳手握機衡示

正後學我 盛朝二百年起衰之責先生實自任焉

皇明勅使極峰熊公文雅正士見先生文稿亟稱之曰

倣古前芬宜乎競衰者之彬彬也曰典則溫雅一洗激

詭吽嘵之習曰文核事該有古良史氏之風曰詩潛雅

沈欝得作者之體曰與北地瑯琊濟南新安諸名家並
列識者謂非誣是豈盡私於先生歟先生筆法深得虞
秘書骨力世争慕之莫有能彷彿者人得先生尺牘如
得拱璧又挽詞曰筆得鍾王三昧法文追班馬兩京風

癸卯九月對馬島倭請開市命二品以上會議朝堂皆以
為我國與倭國義不共一天而經亂十年尚且玩愒兵
力人心無可恃姑試羈縻徐圖長策似合權時之宜尹
根壽以為此賊之退專仗天朝兵力今日通市一事如
不獲已則宜此陳可虞之情形奏聞天朝似為合宜備
局回啓請權宜處置姑緩凶鋒事明白咨奏聽其裁處

上從之（宣廟寶鑑）

海嵩尉嘗引見 上下教曰海平行高學高詩文駸〻乎漢唐筆法亦高古可敬爾有家法安用他求予每思欲與海平從容相對討論古今得聞所不聞而萬機多事頋莫能遂良可歎也因以延吟固本酒一壺付臣曰持餉海平說與予意淂其謝書亦予可也（玄洲集）

辛應時 文莊公

字君望號白麓寧越人嘉靖壬辰生壬子進士明宗十四年己未登第丙寅重試賜暇湖堂歷玉堂舍人藝文應教大司成副提學乙酉卒年五十四 贈吏曺判書

十一歲讀書于隣塾有偷兒並取窮衣衾書冊而去羣兒大驚無不走告于其父母而公言笑自若畧不以屑意識者已知公為大器

年十六 明廟謁聖取士公所製入格時安左相玹為考官知為公作卽以筆句之納諸袖曰此人大器少年登

科是不幸也公聞而喜曰安公愛我哉時議兩美之
甲子聽松成徵士守琛卒公於湖堂製進有懷成處士詩
三十韻具道安貧守道養德丘園國家宜加褒贈之意
上卽命施行後於徐處士敬德亦然
明廟末年未有儲嗣中外憂遑而莫敢言時公與芝川黃
公廷彧同在玉堂倡議將建白竟爲長官所沮未幾
明廟昇遐公自以久侍經幄特被恩遇倍加哀毁每朝
退別處一室面壁垂淚家人不敢仰視
宣廟卽位每經筵講音韻洪暢討論詳明至於理亂安危
之機引諭古事開陳剴切一日 上問皇明通紀甚

是好書公啓曰 殿下從何得此書乎筵中所講書外
一切勿觀可也況其卷末所論有傷統序盖以朝廷方
議私親典禮而通紀編末極論興獻帝追尊之當理也
又言國家治亂未嘗不由於君子小人之用舍而用舍
之要必先嚴擧主之法然後人不敢妄擧也大槩 宣
廟初服輔導啓沃之功公實居多焉 慈殿嘉之賜以
表裡
戊辰太監張朝行人歐希稷来宣詔書思菴朴公淳為遠
接使公與李山海為從事官歐公見公儀表語譯官曰
此實海東偉人王國之寶也及以詩酬唱益嘖嘖歎賞

爲已巳翰林檢討成憲給事中王璽出來公又與鄭公澈李公海壽從爲義州有古津江山水迅駛又大雨漲溢支供舟船觸石渰死者四十餘人諸公所乘艫而危急舟中無不失色公獨凝然不動幸而得免而公又夷然無喜色諸公以爲不可及

公久處經幄眷遇益隆乃效古人丹扆進戒之意進勤學愛民親賢納諫等六箴　上深納焉

甲戌正月日拜同副承旨隨事覆逆忠益甚多時　上命進黃蠟數百斤公極陳以爲凡上供之物無非出於生民膏血當初常定本未有其數一歲之入足以供一歲

之用或於經用之外少加毫分則其勢必至加賦於民
一加之後便成舊例民將不堪昔宋仁宗因夜飢思食
燒羊恐為規例而終不索況此物御供日例之外更無
所用之地故外人或云　聖上欲輸於鑄佛之用此雖
必無之事而臣竊歎　殿下取索若是之多以來群下
之疑重貽生民之弊也時　天顏不怡　玉音甚厲公
不為屈從容開導而與栗谷李先生先後爭論終得回
天窪官輩有橫濫之漸公據例防塞窪官側目
為光州牧使日治薄書無少捲怠而其於按獄尤盡心焉
有明大賊擊殺人其人將死曰殺我者某甲也其妻來

告卽捕某甲訊之無驗且多有疑端公爭之於同推官
及監司而不能得未幾有僧行刼就鞫而服仍歷數前
後所殺則其人亦在其中其妻認其僧所取條帶而號
泣曰是吾夫之物也於是某甲得免
立朝尚名節臨大事決大疑據經援古守正秉公確乎不
發明於治體達於時務邊情兵務悉皆曉暢與粟谷先
生議論恊同終始不渝愛君憂國出於至誠遇事直前
無所回避咫尺　天威雷霆震疊而不少撓奪必盡所
懷雖累遭廢斥悠然不　爲意其為郡縣必以愛民教
士為先其教士也要以窮理篤行為本不徒尚文辭

祿仕幾三十年累守大邑而家無長物俸祿之外絶不為分寸經營計居家有泉石之勝處之若幽禪也居常不樂仕宦每有閒退之心而只以大夫人在堂黽勉隨行常得一佳處於懷德之甲川上欲營菟裘以為終老之所而終不得成慨然之懷屢見於詩什

時論乖張士類角立出入彼此互相傾軋朝著之間非復曩日氣像公與一二諸公務欲保合鎮定以圖和衷之美而不可得則歎曰凡人之邪正是非當於人人上求之若以彼此為是非同異為邪正則進退用舍不係於人之賢否而銳於進退迎合時好者必勝矣所謂靡恥

名節漸至墜地世道凌夷終不可為矣數十年之後公言益驗矣（并右菴宋時烈撰行狀）

辛應時碩德博學實為明宣朝名臣處經幄則盡啓沃之責莅藩帷則著澄清之績孝友篤於家庭忠藎孚於朝廷交友先正臣李珥成渾講磨道義砥礪名節而與故相臣朴淳鄭澈清操重望實相先後蔚然并稱於一時盖其才德學識早抱公輔之器而天不憖遺未克展布其用士類至今嗟惜而此皆一二儒賢據實之定論則有足以考信於百世者（禮曹回啓）

具鳳齡

字景瑞號百潭綾城人嘉靖丙戌生丙午中司馬　明宗十五年庚申登第薦入史局錄玉堂南床賜暇湖堂歷吏郎舍人直提學承旨大司成忠清全羅觀察使大司諫副提學吏曹叅議叅判大司憲丙戌卒年六十一

十一歲聞外從祖權公彭老遊玄沙山刹以諺書請業權公特奇之初受小學通朗易曉首卷纔訖其餘迎刃而解同門之士甚衆權時使公授書公儼然不暇辭色或有所失忠告而切責之人皆尊畏行狀

十六讀論語至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慨然歎曰人之所以

不能自立飽食與安居旨之也苟於此而能任分無求
則何事不可做沉潛反覆如有所得旣冠執經退溪之
門先生稱其有文行
拜修撰時尹元衡威權震中外公倡義首論之百僚動容
出檢全羅道災傷兼持繡斧先聲所至一路蕭然黠吏悍
民莫敢行詐入為吏曹正郎乞告爲退守丘壠計退溪
先生贈詩問往止有笑指白雲心悠然之句
拜忠清道觀察使民有兄弟相訟公諭之以理至於泣下
二人叩頭自引遂成敦睦
庚辰拜大司成勸課有方叩擊無倦士風丕變成就者衆

大臣啓曰士習不競由師道不立也師表令得人可久任責效也有疾請去　上曰遂學有行足爲多士之表勿爲退間許

是時朝論推乃貳公旣求去不得將恊和朝著培塡國脉以或以標榜形迹而秪之癸未出按湖南迭未滿進貳遴部從大臣請也公志在同寅用人惟賢不以論議異同爲取舍雖時論嘵嘵而處之超然

公聰穎出人讀書過目成誦旁綜百家無不融會然後乃復淹貫六經歸之於約早喪怙恃常以失養爲之痛築室居墓下逐日展省遷窆之日設位以拜諱日則輟啜

如初喪齋素䟽布以終月憂國愛民一心眷〻甞謂一

念或私不可以對君父隨事論列辞氣毅然不以利害

貳之或遇灾異即容色愀然飲膳為減　君喪則居外

盡制　國忌則必食素屬纊之前夕　仁廟諱日也猶

却肉不御並蒼石李峻撰碣銘

常以立于　本朝而道不行為恥雖擢用狎至非其所樂

每除拜告暇之日居其半雖性冲澹不好紛華尤不喜

燕樂人或置酒邀之皆以疾辞麽衣慱帶終日端坐雖

在燕間未甞有怠容平居不行関節鄉居不以毫髮事

托州縣教子勞和而實嚴自飲食衣冠以至進退容止

一一照檢事之稍有害理者必加槩絕書所持夾板曰
整衣冠尊瞻視謹言行戒酒色
遇人無賢不肖皆待以至誠而胸中了然不可混閨庭之
間而外斬斬禮節分明一家之人皆恪遵家法不敢踰
越常時寡默言若不出口至於臨利害決是非一刀兩
段截然不可奪集狀並行
常訪李一齋恒論許魯齋仕元之非一齋以為行中權公
曰去就之失常由於認權為經義不合而罷碣銘
李珥見具鳳齡曰士林幸張人心沾沾而人謂公主論云
果然乎鳳齡曰吾病伏一隅亦安能主論若今日更有

所處分則時事娛矣當靜而鎮之珥曰此吾意也石潭日記

先生早以文行見賞於溪上忠節之偉又爲西厓之所稱述古人云不逢師消勿與當音唯此數字題品非先生之

師消乎道東編

李山海

字汝受號鵝溪韓山人嘉靖己亥生　明宗十三年
戊午中司馬辛酉登第賜暇湖堂歷弘文正字吏曹
佐郎舍人直提學藝文應教承旨大司成三司長官
吏兵判左贊成策光　國平難兩勳封鵝城府院君
典文衡官至領議政己酉卒年七十一
生有異質未解語已知書家有東海翁草書掛壁引姆抱
看欣然指畫五歲始受學季父土亭公教以太極圖一
語便知天地陰陽之理指圖論說相讀書忘食土亭公
念其傷也令輟讀待食公作詩曰腹飢猶悶況心飢食

遲猶悶況學遲家貧尚有治心藥須待靈臺月出時土

亭公益奇之

六歲能作大字書握筆端跰揮灑字形壯偉若龍拏虎攫

之狀一時名公巨人無不抬尋求筆蹟指為神童

七歲作一犬吠二犬吠三犬吠隨吠童言山月如鏡〻滿

庭樹影閙婆娑

壬戌拜弘文正字翌日　明廟引見郎榻前命題景福宮

大額

宣廟亟稱公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一團真氣充積於

中堂之常起敬批公辭章曰聞卿為吏判門外雀羅可

設予将何以報卿

有一輪對官進啓曰一人久秉銓柄恐權勢偏重　上怒

曰汝不聞吏判為予社稷臣乎後公臨政每擬其人

上謂公曰彼欲害卿而卿用之卿量不可及矣

甞謂守令人曰所托命者不擇守令是殘民每當一窠必

求得其人得之則喜若家事不得則晨夜思度或秉燭

劄記待明而入

其流落在外也或匹馬單童往來山水有時對景感時寓

興遣懷輙形諸吟詠下筆凌厲飛動多自得者善作水

墨圖不以示人時遇古畫融神賞會者書十行倶下亦

未見嘗讀書也

河西金先生謂公之詩文比如空中樓閣無非出自天分若着工讀書則便是塵土語

少貧時望早致宰列未有一尾之覆一壠之植常僦屋以居荒涼艱楚客至或坐馬韉天雨以席蔽漏縕袍麤食晏如也 並李漢音德馨撰墓誌

以李山海為刑曹判書上疏辭職不允拜恩後辭免至三皆不允山海少有文名出宦途後敭歷清要馴至六卿為人清慎而少氣節巽懦避人言故無忤於上下不失物望自東西分黨之後論議一從東人不能樹立如李

珥鄭澈皆是執友而不恤相負識者笑之李珥語人曰吾友汝受不久必作政承矣人問其故珥曰我國政承必淳謹無才氣無所猷而挾挾以清明者居之汝受其人也

李山海謝病不出李珥往問之曰公受國厚恩當此國勢危急之時當盡職以報君恩何為引疾以孤士望乎山海曰冢宰是一國重任我何以當之珥曰然則雖可當者二品以上皆是闒茸充斥如公幸拜此職甚愜士望士望公勿強辭且公旣在六卿之列必不休官則惟吏曹合於公才他職則　能盡職如戶部刑曹非公

才可辨吏曹則公必不徇私情大張公道矣此豈少補
乎近来政事溷濁顉公勉出一洗舊染之習山海笑曰
何以細知吾才乎公言切切我當更思不久而山海出
視事為政不用請托門庭冷落如寒士家珥問之曰汝
受為政甚強人意可以救世道矣
大司憲李珥因入侍經席白　上曰凡人各有所能如李
山海平時任職居官無以踰人及為銓判盡心厥職除
授一從公論請托一切不行門庭冷落如寒士家只以
聞見善士以清士路為心若如此數年則人心世道庶
幾可変矣　上曰山海有才氣而無矜能底意思予嘗

以為有德之人也 並石潭日記

李貴上疏為亡師李珥訟冤 上招貴問答貴回貴曰有相識義謙非珥之比如李山海者矣時輩若以識義謙為珥之罪則先攻此人可也徒以不忤時論故不攻此人而獨罪李珥臣之有憾於山海者珥之不與義謙締結他人雖或不知山海則必知之矣然而山海以珥故舊怨視被誣不曾一言發明其本心此必九原有憾也

殿下若招山海問其相識義謙李珥孰能淺深則天日在上豈敢有隱者山海贈義謙詩曰洛下春來重見札山蹊夜黑慣相迎云云此果不識義謙之人乎此臣

疏所謂曉夕相追逐者也時山海為吏判　啓曰少臣
壬戌秋入玉堂沈義謙癸亥為玉堂甲子春又為書堂
同番自此同宿於玉堂書堂非不久矣不曾追逐又不
叅其論議故甚被疎忌常詆臣曰李某非玉堂也乃土
堂也此則人所共聞也然而義謙待人極厚凡在同朝
之士無不相結心雖忌臣豈不欲外示慇懃乎臣丁憂
時義謙為開城留守因人致慰及為湖南方伯求別詩
於臣且躬到臣家臣諱而不見臣適罷司暮還義謙伺
候於臣家後洞山路而迎之厥後又乘昏来見赴湖南
後伻書又追索別詩臣不敢堅托竟以一詩荅之其贈

義譙之句大抵是臣直術也吟咏之間不無情外辞被人詆斥皆臣自取 答曰予嘗自說得人以爲國家之不至顚覆者能用卿等數人故耳安可以一書生之言有所疑阻轉撓乎原其人之志不過痛厥師之被誣於時輩呼閽陳疏亦無害也卿須勿與相較但體予委寄之眷盡心國事 休窩雜纂

李鵝溪四歲能讀書五六歲能作詩書屛簇名振都下二十三釋褐歷敭清顯頻清愼得時望既登台座生患失之心有金公諒者金熿之弟也金熿寵冠後宮山海奴事公諒以固位昏夜乞哀不恤旣蚳雖得罪清議壬辰

之亂李以首相建西幸之策 大駕既西從公論竄子
平海西聖眷不衰乙未鄭政丞琢請放還蓋迎 上意
也李求復入時柳西厓當國沮之李怨入骨髓與其黨
謀去之至戊戌遂逐西厓而代之濁亂朝廷 上覺之
命出門外十年不召
壬辰李鵝溪為首相倡西幸之計公議攻之 駕至松都
命竄之黄判書愼撰諭軍民敎曰奸臣首倡幸蜀國忠
之頭可懸指鵝溪也鵝溪諂諛固寵植黨倍公其禍至
于今益甚罪固難赦至以西幸之擧并為罪案彼豈肯
甚服哉昇平日久人不知兵賊鋒未至聞聲崩潰以空

闒頑圯之都城市井不教之子弟可以當秀吉之鋒銳
耶孟子效死不去之言非是之謂也靖康之難种師道
請委城出
衆議以爲老物竟取青城之辱此固住事之可鑑者也
我意鵝溪西狩之策其有功於 宗社甚大不可幷致
紫毁也幷涪溪記聞
兵曹正郎具宬出自內門曰自 上召三司入侍矣時大
小官列坐宮門外或言 上若召對則政院豈不召入
乎判尹洪汝淳爲獻納李廷臣曰不可入豈具宬所當
召乎宬怒曰我親承傳敎爾等安得坐而不起乎仍執

大司諫金瓚手以起之諸臺諫遂從而入　上曰今日

之事誰任　其答言未已

國朝明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四

鄭澈

字季涵號松江迎日人也嘉靖丁酉生　明宗七十年壬戌登科賜暇湖堂歷吏郎玉堂　宣祖朝策光國平難勳封寅城府院君官至左議政甲午卒年五十八

丙寅奸兇退黜公始擢拜獻納持平棘棘不阿退溪先生稱有古諫臣風

為天曹郎恢張清議登進士類舊宰金鎧洪曇等深加忌嫉退溪亦被譏訕鎧於　經席進斥士類至曰今日士

習幾乎己卯己卯盖指靜菴諸賢公後與鎧同對斥鎧邪說 上厲聲曰鄭澈誤矣公曰雷霆雖震臣言不可不盡極言鎧等紹述袞貞之狀鎧竟削黜並尤菴宋時烈撰神道碑

洪曇為判書欲反李鐸之所為以循流俗郎官不從曇甚恨之尤與佐郎鄭澈相忤一日當補官澈欲擬被郎薦者曇曰此人未試才澈曰若被薦雖不試才亦得補官已成近規矣曇曰開此新例物論崢嶸不可用也澈爭之固曇甚怒尤忌士類思所以逐之石潭日記

大司諫許曄司諫金孝元以按獄失體請推左相朴淳淳乃謝病鄭澈謂李珥曰諫院扶邪意動搖賢相玉堂烏

可無言珥曰此非孝元之論乃發於都諫之議過中也澈曰許太輝為近日邪論之主至使賢相不安其位豈可止言過中乎時鄭宗榮為吏判從榮鄙俗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之誚澈又曰鄭冢宰亦可存乎又曰論駁非玉堂職也澈慨然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際副學心怡然珥微咲而已（休窩雜纂）

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等皆以金孝元為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歸勸李珥斥孝元珥曰彼人罪狀無形而為士類所重若欲深斥則必連累士類大致紛紜朝廷傷矣終不聽澈乃作詩示之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

時回慨歎而歸

時士類尚未恊和互相積疑咸願李珥勉調調劑時論鄭

澈矜被士類疑阻今則漸回所見頗作持平之論勸珥

留甚懇珥曰珥今來此非出也只是暫來謝恩而無端

供職於義無據只旣枉矣尋亦恐不能直也如君則前

日退去意有所在非決一生去就也今則所見稍改欲

調和士林當今持平之責萃於君身君則不可退去也

澈終以逊䇿為慮矣

以鄭澈為同副承旨澈以直提學拜命勉留欲和士林及

拜承旨再上疏辭職不許乃出仕在政院覆逆以正湲

張士氣時洸義誣金孝濟輩曰之謂東朝紳苟非特立
獨行及祿〻無名者則皆入東西指目之中澈則人目
為西之說
以鄭澈為大司諫澈憤士類誤事將退歸而有此命以書
問去就於李珥珥荅曰士類之疑君雖是士類之過亦
是君不信言有以自取不可専咎士類與君終不得合
後日攻士類者籍君為重矣士類雖有所失而攻士類
者必小人也若小人籍君為重則倒河無以洗其羞辱
必須今日供職持議平和以釋士類之疑可也澈乃就
職 並石潭日記

宣廟十三年監司鄭澈狀啓道內寧越郡有魯山君墓樵牧相尋行路咨嗟臣伏念魯山君曾臨御一邦有君道焉雖降封爲君墓道儀物自有其制而無異賤夫之瘞臣實傷之伏願下旨改築其墓又立標石一依禮葬則揆之禮法亦無愆越矣自古帝王之於敗亡之君葬必以尊仇敵若項羽而高皇帝葬以天子皆帝王盛擧也頃在丙子年間遣官致祭其意甚尊今用一品禮修魯山墓又遣禮官致祭援古論今實爲允當啓下禮曹朝野記聞

上將接見日本使臣于勤政殿而故事當用女樂三司交

章請勿用女樂以禮視遠人爭之累日不能得諫院先止人或尤之李珥曰為國有漸必先解斯民之倒懸然後乃可正禮樂豈可先使禮樂乎及於宴日用女樂備呈妖邪之態鄭澈以侍衛兵官見之謂李珥曰兄為諫官不能救止乃於正殿作妖鬼之戲可愧於古人矣 石潭日記

栗谷為憲長潑喉掌令鄭仁弘使論沈義謙栗谷欲不從則恐其愈激遂勉從焉公知仁弘意不在義謙而栗谷見欺謂栗谷曰豈料吾輩死於公手乎栗谷咲謝翌日再啓仁弘果添入義謙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為

誰仁弘對以鄭澈等相爲締結栗谷見仁弘曰李溢曾以時論過激故有不平之言非護義論也吾嘗稱澈賢而今又斥爲義論之黨則我乃反覆人也吾當謝避矣仁弘不得已自劾神道碑

僉知中樞府事鄭澈棄官歸鄕澈自時輩起張世良之獄心常不平發形於辭氣且喜飮酒醉後之談多短時輩尤疑之一日與李潑乘醉相詬詈交道遂絶至是時論詆斥故乃歸鄕李珥出別于江上勉以操存止酒澈極言李潑之心不可信珥曰君見偏矣景涵識見不明而其心良善矣澈搖首曰未也如鄭德遠則其心公矣雖

論我遠竄若遇諸路則我當作一盃同飲矣澈又曰時
輩全不識我若時輩皆敗則我豈不盡力相救乎時輩
全不知我矣澈歸而朋友無追別者達官中獨珥與李
海壽坐餞席海壽寡言珥戲曰李滋之剛介文之以大
仲（海壽字）言語則無往不達矣珥每謂人曰李滋剛潔忠
義之士也其病只在狹隘而已其人終不可棄也時輩
多不然之一日 上謂侍臣曰鄭澈予不知其為人但
曾為承旨時略觀其所為乃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
也且顧朴淳曰予以澈有才氣領相知之耶淳曰澈果
有才氣矣 上曰予觀其狹隘以為必與人多不合果

然矣若以澈為小人則渠必不服矣淳曰 殿下知澈深矣知人每如此則一時士類孰不心服乎(石潭日記)

癸未時華劾栗谷以誤國小人栗谷遂遜荒牛溪疏辨其誣朴相淳亦言朴謹元等挾憾構陷狀於是並詆朴相及牛溪牛溪即日還山太學生四百餘人投疏指辨忠邪 上乃招二品以上教曰謹元等予知其奸遠竄如何左右爭為救解公獨進曰此等不可不明示好惡以定是非於是 上自製責詞竄謹元等三人左補者亦多金宇顒等爭以為不可取決於失志怏怏乘時陰陷之一言曰劾公以交構煽禍職為辭階前後儒疏皆出

其風旨　御批鄭澈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
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忠清節義草
木亦知其名眞所謂鵷班之一鶚殿上之猛虎頃日黨
言斥邪予已知今日得此謗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
也公引咎辭職三疏不允

趙重峯習聞澈言常不悅公公按湖南重峯先爲都事至
欲避去公謂重峯曰請少留眞知小人然後去未晚也
重峯不聽公介於栗谷諸賢勸重峯還則一見公所爲
乃脫然心服反謂澈前言皆誣乃馳見澈極言公所行
無愧神明且言汝立可絶澈不從遂告絶矣至是上疏

論兩先生道學之正時輩誤國之狀而又訟公曰某之
劉直只以一唾潑面而積城見畏之車張弥不肸俾餓
于野人或謂其疾惡已甚固宜取敗而臣獨見其惜潑
兄弟多般規責而潑也不悔轉展椽害丁謂懷漸必逐
寇準漠無汲直孰制湖南臣恐為元衡李綱復讎者轉
變為莽操也
戊子春重峰聞有倭釁復上疏言宋有亂寇有人言今無
他策只有召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自平矣宋帝不
省惟章蔡之徒是崇故亂寇大熾金虜緣至今大盜據
行南北之憂有大於金虜而廟謀一無陳劉之策請函

召淳渾澈等使表正百僚強幹固本則猶有扶持之望
矣 上亦以人妖而焚其疏後重峰復上疏言公之在
朝專欲尊國庇民慷慨直言故百僚嚴憚如猛虎在山
藜藿不採今若收用則庶幾積弊一去朝野清寧矣三
司交章竄配北塞而世無敢復為公言者 並神道碑
己丑十月前弘文修撰鄭汝立謀反事覺自殺時鄭澈在
高陽聞變欲赴闕知舊有勸澈勿入以避形跡者澈曰
逆賊謀害君父重臣在外觀變不赴於義不可遂入城
肅拜 上以忠節獎之初八日鄭澈拜右相仍為委官
澈素為一邊人所疾顯有形迹之嫌按獄之際若不每

人而求釋則畢竟慝毒皆叢于一身是以逡巡辭避初
不欲搪當而成渾時在坡山勸起曰變生縉紳之間未
免蔓延之患若使他人主始此獄則其不能以公心處
於撫殺也明矣國事甚重奚顧後患澈乃出安牛山邦俊己丑記
事

鄭彥信彥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潑等出於汝立之侄鄭緝
之招右相鄭澈曰朝紳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
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汝立乎彥智宗祿潑等遠竄彥信
中道付處昌衍放送白惟讓李浩遠竄朝野記聞

鄭澈於榻前啓曰崔永慶獄事了無端緒可尋臣之所聞

渠素尚氣節又以孝友著名嶺南士論亦極推服萬無迸謀同參之理臣與永慶素昧平生不敢有私特以所聞如是故敢達云云 上曰予見渠與其弟書於同生則果似友愛者矣 癸甲錄

澈嘗於省坐指崔永慶曰彼漢急斫吾頭如此以手畫其頸因大笑柳成龍曰此非戲談之地澈曰人皆以而見爲謹愼君子李溢爲虛妄君子謹愼與虛妄雖不同其爲君子則一也顧謂李山海曰吾之爲此言非戲也他日以余爲搆殺永慶之時欲以爲口實也成龍微笑山海默然盖永慶平日每向人大言曰朴淳鄭澈鼻示然

後國事可爲云故澈言如此 己丑記事
逆獄幾畢西厓謂松江曰 上春秋漸高後宮多王子國本未有所定建儲一事非大臣責乎吾輩當力爭松江曰諾時鵝溪爲領相松江爲左相西厓爲右相松江與鵝溪西厓期會于闕下鵝溪再約而再不來後遜中松江首先陳啓 上不悅鵝溪西厓無一言惟副提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壽進曰此非鄭澈之言皆臣等所嘗共議者也蓋 上意多在信城君矣於是讒人乘時以爲鄭澈一隊將不利於信城鼓動訛言轉入闕中又使申砬嬪宮奴守護信城君以致 上心疑惑大惡松江

必欲罪之辛卯二月　上特出李城中忠清監司李海
壽驪州牧使於是臺諫揣知　上意遂請罷松江而
上特命榜示朝堂七月兩司合啓請竄松江以下數十
人　上特命安置松江於江界其餘或定配或削奪或
罷職 貫還問答

壬辰　上御開城府南門樓聚民人慰諭令各陳所懷父
老等前言願召鄭承相謂鄭澈也　上郎命釋澈一下
旨曰知卿忠孝大節可速赴行在 宣廟寶鑑
都體察使鄭澈自行朝發向畿湖船過海西夜望延安炮
聲火炎震耀天地澈思念城中人命淚泣不已至長淵

金沙寺以風留一旬又聞髙敬命趙憲連敗死設位痛
哭夜在丈室悲吟曰十日金沙寺三秋故園心夜潮分
爽氣歸鴈有哀音虜在頻看釼人亡欲斷琴平生出師
表臨難更長吟
癸巳正月日李提督復平壤　上議大臣謝恩衆議皆以
松江爲可遣　上疑其國傳禪不許申磼進曰鄭澈豈
敢如是　殿下疑鄭澈則他可信者誰也乗淚久之𥘉
是泣之兄丙信城君之妻叔父以此　上疑稍解乃遣
之買還問答
公天性疏通遼潔事父母至孝待兄弟怡愉前後居喪皆

盡情禮每朝夕哭泣感動鄰里至有不忍食者祭饌必
手自刲正喪制節目與諸賢往復辨論未嘗放過祥
後脤色因公復古一洗俗謬讀書不過三遍即成誦於
近思錄朱子書着力尤多雖在憂患流離亦課誦不輟
在江界手大學一部兼誦小註於圍籬長木白而書之
以朝夕寓目其勵志不懈如此詩文俊爽飛動有意外
趣筆法亦道逸胸襟朗澈絶無畦畛凡有所懷必發於
言見人有過雖親友與權貴絶不少饒竟以是得禍如
山而剛直之氣老而彌厲馬辭受甚嚴嘗手書戒子弟
曰鞭靴不已必至喪

公之伯姊為 仁廟貴人公幼嘗出入東宮 明廟為大
君時仍與遊處情好甚篤及公擢第 明廟賜酒饌以
助宴需洎為臺諫宗室景陽君以罪係獄 仁廟私囑
曰吾兄將死請少寬之公不奉旨當乙亥棄官而南也
上私謂公曰公勿下鄉吾且大用公竟不留及長憲府
市人皆言李某鄭某二大夫持憲獨無各司攢歛也後
隨駕定州座有宰臣結姻王室者自內送酒食宰臣以
讓公公曰此饌非外臣所可食即起避之雖平日仇公
者亦嗟歎以為難 並神道碑
公涉江有客同舟儼然起敬曰公是成牛溪乎是閔持平

予公詩以答之曰我非成閔卽狂生半百衆官皆言領
議政李山海交結金公諒爲心腹與洪汝淳李弘老趙
挻宋言愼諸人共作表理大肆氣焰流毒士流誤國敗
事至於去邠之日身爲首相旣不諸止反請速出阿諛
容悅之態到今益甚今日之事無非此人所致請正王法
上曰李山海雖與公諒相交豈以此誤國致寇此則不
近之說也皆曰士大夫去就無不與之主張山海主於
外云諒主於內一國之人孰不知之李憲國曰山海乘
夜潛往公諒家蹤跡詭秘豈不痛憤　上曰山海豈必
親往此則必非眞實之言也憲國曰騎驢夜行爲邏軍

所捉豈虗言乎 上曰去邠之事不獨山海言之左相亦言之崔二相亦言之今者獨請山海之罪予實未知黃鵬曰當時之事危急特甚人誰不以去都城為可也具宬執鵬衣以出曰爾乃山海之侄也爾何敢開口柳成龍免冠下階涕泣以拜曰願與山海同受誤國之罪崔滉曰臣則只以事若危急暫避他處以圖後日之事為言實異於山海等 上厲聲曰翰林注書皆在此予豈虗言乃顧謂士官曰爾等亦不聞之乎史官皆曰滉亦直請去邠別無他言也滉猶不避謝 上遂罷山海以崔與源代之 寄齋雜記

人間醉得名欲向新知說平素青山送罵白鷗驚

公素受業於金河西之門公旣受其提誨觀感者深平生尊慕以為其出處大節雖退陶莫及云又從竒高峯大升學近思錄晩年同賜假湖堂常於書札稱先生及高峯沒後常致問其家屬至晩年不衰並年譜

竒高峯常遇水石清絶處或問世人有可以比如此者乎高峯曰惟鄭瀫乎重峯謂公氷清玉潔赤心奉公栗谷牛溪終是友善白其心事蓋古所為特立獨行柔不茹剛不吐惡不仁而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公實其人也歟

銘曰翼〻松翁相我 宣廟於皇 宣廟天大日耀方其
初政罔不清明惟彼無良紹述衮正心炳其微折其尾
毒衆正姿意羣邪側目元豊旣阻川洛分明互有得失
公獨口憎公迺南歸非我忘時我淵空明我竹猗〻
上哀東民畀以使節庚展吾蘊以庇惸獨卒事于東
又南而北 上眷其忠恩顧日隆擢之亞 長于秩宗
癸未之歲大賢是跋重瞳下詢誰善誰惡滿庭媕婀口
吞膠漆公在 上前秋天一鶚曰君有道旌別淑慝誅
四擧八舜邪以聖退惡不遠大學所警 上曰俞哉公
言可省迺黜其姸惡慰其賢群言營〻 聖心俄還朝

馬加膝夕已墜淵東京部黨膺也疑亂元祐奸籍劉
是鉄漢迸堅釀禍震驚天闕陛公右援付以大扆豈不盡
心郡丞帽集謂公殺之實公所活公所出之乃謂公入
況彼憸人內援是托貝錦南箕成之倏忽圜以桁棘衞
彼魑魅南警忽起公起于謫難平者事刳肘其制出視
南師謗書盈篋倉黃北敵乞身而退鏟處未滅貞臣先
萎公忘死恩人溢忿毒痆骫詆極奪集官除爵急攻者縈
緩則便辱神孫御世羣凶剪滅昭幽伸枉公究遂白詢
始訖終凡幾伸屈公之伸也世道昌明公之屈也國步
壞傾然後而見嗟爾羣昏孰為公恭有覺文元尒子狂

簡敢述而論 竝神道碑

鄭松江之爲吏部郎中鄭公芝衍爲員外其後辛巳年鄭公爲弼軸松江醉贈一絶曰塵中豈識今承相醉後猶超舊佐郎按湖南節辭於鄭公曰目今南徼多聳戎事甚殷某以白面書生不觧軍旅方面之任豈其任也鄭公曰議者皆以若節許令公以若節何往不可松江笑曰功名富貴相公爲之獨以苦士之節委一鄭某〻何堪之時以爲名言 五山說林

松江治獄時常有酒氣着帽不正語聲凌厲秋浦自鞠廳詣牛溪曰委官常醉失儀極爲未安牛溪即書小紙邀

之松江馳至先生曰聞此友之言尼多有時妄作余亦自覺宜乎見咎於少友不勝慚歎仍與論詩少無滯礙亦可見松江之氣像金桓所記

寅城善詼諧亂離亦不廢常與西厓㓜彥澄源父子及余諸人會于練光亭遙見賊火明滅於松樹間礮聲不絶西厓泣曰吾輩死生只在朝夕此會未必非永訣寅城曰不然畢竟同歸於盡何謂永訣西厓拭淚笑曰新亭之上豈可無淸談乎寄齋雜記

壬辰變初松 江自江界謫所蒙恩入行朝十月受下三道體察之任自行朝出來與西厓相遇於安州語及獄事

松相謂西厓曰李潑每公何不能救也西厓曰吾豈不盡力勢無可奈何矣公其時擔當獄事曲折無不洞知其言如此則他尚何說松相曰然曺大中吾亦極力周施而未能不得已請用次律矣西厓曰其時事公與吾數人知之非外人所能知也尹氏之死西厓尚不敢諱而他人欲掩之至於史草闕而不書云然則他人之愛惜西厓反有甚於西厓之自愛其身乎 牛山簡牘

松江爲委官余爲問事郎廳一日松江退坐前廡招余問崔獄余素憤其獄對曰自起獄以來何嘗有一人指永慶爲三峰今無端以道聽拿囚處士不幸而死則相公

何得而辭其責乎松江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雖以論
議相角豈至於欲相害也此出於李道訛傳於我何干
余曰非謂相公陷之也知其無根而坐視不救此豈推
官之體乎松江曰我當極力救解其後再鞫之日松江
坐後廡急招余余往見則色頗怫然曰君觀其供辭君
之崔公不好也（永慶之供略陳與牛溪異論之由）余笑曰我與永慶無
平生之分相公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之不悅者以
其言及時事邪松江曰然余曰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
也若於嚴鞫之下盡喪前日所守強爲諂媚之辭豈可
曰崔永慶也以永慶言之則此其所以爲高處今之所

鞫者只鞫三峯與否而已論議異同何干於獄乎松翁
卽釋然曰公言正是我未及思也後數日松江又曰一
朝刑推命下則恐未及救我汨於獄事意思耗渴君爲
我搆劄草以待之余曰此大事何可借人代草又数日
松翁大悅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余問何耶松江曰劄
草已搆且與柳而見約以若下刑推之 命令我急通
詣 闕聯名劄救事已諧矣余曰柳相果有是耶松翁
曰已成金石矣其後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極論崔寃且
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余欲問松
翁之約而事體未妥而止松翁則余以崔事始終論難

無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而恐得罪於後世顯有遑悶之意溢於色辭余之所見如是故不敢以崔死為松翁之罪或於談論間極言不已後生聞余言多信之白沙記崔永慶事首末

鄭澈之按獄也前後拷掠致死者豈盡一二無枉而澈受任廷平或不能堅執奏讞一夫銜冤誰任其咎人心之未厭不可謂之全無矣又震損於專輒之一教如曺大中鄭介清柳夢井金憑申湜李黃鍾尹起莘之徒終不能原情蔽決引法力爭故成渾以書責之曰安知公一朝臨事反出澈公下乎始知張釋之不可輕議也蓋澈

守慶代澈為委官頗能論執侃然不移故成渾諱之而以此覘澈也盖其出入門庭如梁千頃之輩固不足責也其號為善士者亦未免落於一邊倜然自得笑侮公議者不無其人而此等論議澈雖斥其非而亦不能大言以折之也鄭介清之平生心事雖不足可觀而訊鞫之際澈只問與賊親厚與否而已可也反以不平之辭氣發之於口又此之於汝立何也白惟讓之書札自上抹去而下當時士夫雖不得見至墨談所見上自朝紳下至閭巷人〻無不知之以此推之其他不足道之言槩可想矣為臣子所當請討之不暇而澈反以書札

間事遽加刑戮雖非美事獨倡論啓此不過欲免其因
嫌不救之責也自為計則得矣其於君臣大義差有愧
焉轉輒之教澈固不得辭矣至若李潑八十歲老母壓
膝而死慘酷之狀冤痛之情古今天下之所未嘗聞也
其時委官恬然坐視無一言救之然則澈是沈守慶之
罪人也柳成龍是澈之罪人也以此推之謂澈因嫌搆
殺者非公論也謂澈為無一事可議者非公論也公論
所在子不得以溢父之美臣不得以飾君之非是非雖
混於一時公論乃定於萬世可不惧哉可不惧哉己丑記事
松江之忠清剛介栗谷所許嫉惡如讎乃其素性也癸未

之搆怨旣如許而及當己丑治獄之任善善惡惡不必假借乘醉放言有若快意者然不厭衆心正坐於此其哥入告救解之實人孰知而信之逮夫庚寅建諸之議釀成辛卯之禍罪狀松江悉出 上旨兩司之論特奉行 上旨而已然自 上深罪松江而不明其情自下積怨松江而不得其辭乃執崔永慶而爲言則是松江以建儲獲罪而殺士爲名也於是永慶之論大張於一時洪汝諄欲免渠啓聞之責雖誘三峰之說偏於千頃請拿嚴訊使之必引松江而後已童孺亦知其誣矣魯西

沙溪先生嘗曰君以鄭松江爲何如人對曰小子父兄常言其清直狹隘之人先生曰是矣此公自特清白無瑕眼下無人終爲一世所仇嫉程子曰識高則量大此公亦是識不高之致也右滄溪集沙溪語錄

洪聖民

字時可號拙翁南陽人嘉靖丙申生辛酉進士壯元

明宗十九年甲子登第賜暇湖堂歷三司官至吏

判典文衡 宣廟朝忝光國功臣封益城君萬歷甲

午卒年五十九

九歲隨祖母夫人于安城郡郡人遺以時過公嫌其無辭

却不食夫人聞之詭曰吾有孫矣觀察公損館舍公能

以禮自持受業伯兄承旨公一日公甚悲泣承旨怪問

之對曰吾受學數月未蒙答楚此哀吾之孫而不以答

楚加我吾是以悲承旨感泣誘掖不倦業日進

公資稟絶人清操出倫簡素淡泊雍容恬靜不假修為自得乎天於世浮華侈靡聲利貨財漠然一動於中者棟宇欹傾瓶罍懸磬而居之泰然

河綾君 宣祖大王之母兄而於公為姻從求見甚至公終不許一接平生不以關節加人人亦不敢干公以私

為文章清麗拔越其當製誥操筆立就所著述亡於兵火公能暗記不一差遂秩而藏於家

宣 大王嘗論唐太宗心術不正公進言曰太宗不正然能容直諫致太平今 殿下誠無讓於三代之君而若好問之德則或愧於唐宗矣

自帝京還　宣朝問中朝有何事公曰　皇帝於會朝日
杖言者而言者繼踵我言則雖名優待言者而未見有
直言人君之於言者面容而心誅之則其害甚於杖矣
聞者縮頸
宗系之改實繇公而口不言功暨會典之頒　皇帝降勑
朝廷始知之其論功定封也　宣祖欲以公為元勳令
羣下雜議公謂議者曰以宗系往請者冠蓋相望先乎
我者不必不如我後乎我者不必不如我〻但遇其時
爾安敢貪天功為己力也卒辭而不居并象村撰墓誌
十二月是歲遣謝恩使洪聖民兼奏請　宗系殺逆已辨

誣增入會典新書禮部尚書萬士和等題曰朝鮮國王
痛其祖之寃而奏辨至於再三但前旣奉有 明旨王
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輒為增損宜將該國
前後奏詞纂入實錄俟修會典為之許載為便奏聖旨
是禮部欲以此意請降勑宣諭順付使臣聖民聞之因
辭于禮部曰事未完了徑奉諭旨以回使臣所不敢為
也禮部從之 宣廟寶鑑

大司諫洪聖民謂李珥曰李誠中為持平物論欲劾遞何
如珥曰是何言也誠中別無過惡亦非異衆作畦畛者
也但與仁伯為深交耳仁伯尚不可攻況可攻其黨友

乎若肰則尤至紛紜决不可動也聖民初是珥言後被

時輩力勸乃劾誠中士類益驚駭 石潭日記

被誣出城上而士夫下而胥徒莫不潛相投淚至有送行

於路左者遇一人負米而饋曰我昔者金海囚也十年

抱枉賴公為方伯直之今日之來為報德也公竟不受

墓誌

李海壽

字大仲鐸之子號樂圃嘉靖丙申生乙卯司馬　明宗十八年癸亥登第選入史局賜暇湖堂歷玉堂吏郎大諫官至大司成己亥卒年六十四

少時詩格筆法超絶流輩而未嘗以此自居與月汀栢潭松江栗谷高峯白麓諸賢定為道義之交情意甚篤及其同在湖堂日與酬唱

癸未拜大司諫時宋應漑許篈朴謹元等竄逐　特命栗谷為吏曹判書牛溪為吏曹叅判公目見朝著潰裂論議益激三奸旣去两人還朝而一番之人疑懼未已務

為鎮定之論上劄曰聖心欲為鎮定而擧指失其中衆論欲其知平而疑阻未盡釋君臣之間情意未孚朝著之上議論不一以致人心靡定而調劑無期凡與聞者莫非危亡之兆

辛卯正月三公入對請建儲松江首發其議 上不悅領右相李山海柳成龍無一言公與副提學李誠中進曰此非獨鄭澈之言也乃臣等之所共議者也以此忤旨出補驪州牧使六月兩司合啓請竄配鍾城

壬辰倭寇犯境 大駕去邠至松京 命放被謫諸公行在咸興聞 大駕西幸踰薛罕嶺間道達于義州行在

昕即拜大司諫首論行朝官市事絀靖洪汝諄宋言愼李弘老等內通之罪李尚德馨時為憲長抵公書曰昨見貴院劄本令人斂衽每聞令監風旨專事慎潛鄙生雖蒙騃豈不以國事為念第一家之人方為罪首論議之間隨參多礙自外肝膈敢不隨事共吐漢陰即李山海之壻也（其年譜）

公事親至孝執喪盡禮守制在家非喪祭不言洪公聖民與公同里閈為大憲時退食之暇輒日造公欲議國事而到口不敢發蓋敬公之執禮也公天性剛正言事不避而持論和平進退取舍一從公正人多心服金相應

南每與公言歎其無偏係之心事必就議

公擧止端重人不見情容雅不以辭色枝藝家業清貧絶不營産教子弟惟以清潔勉之親戚故舊莫敢干以私牧驪之日盜賊大熾行刼殺越在處相報而公能安集撫摩不用勦捕一境晏然麥有兩穗之瑞民來獻而欲其止聞公笑卻之

倭情叵測大亂將作漢季必殺黨錮諸賢唐亡必投清流於濁河此是聖世之所不願聞者也請屛去致疑之端以杜讒賊之口汲汲收用李海壽李山甫等使得展布施爲則庶可彌縫事機終不至於危亡 趙重 辛卯封事

牛溪先生謂大仲之清愼操執自少至老較若畫一眞金
玊肝臟吾嘗欲坐之高足床上敬行再拜之禮云遺事
成均館儒生作年齒坐流俗多非之李海壽謂李珥曰齒
坐非館中所宜也榜中尊敬壯元此亦禮俗也豈可坐
於壯頭之上乎珥曰壯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若館中
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且壯元之尊何如王
世子乎古者王世子入學尚以齒坐則壯元非所論也
海壽黙然石潭日記

[illegible]

裵三益

字汝友興海人號臨淵嘉靖生戊午司馬

明宗十九年甲子登第歷兩司玉堂承旨大司成官

至黃海觀察使戊子卒年五十五

年十一游學京師見者咸稱偉還拜退溪先生受心經詩

傳得聞爲學之方

公天性至孝稚年喪母庶母待之恩父將逐之公爲作詩

書座隅冀以感悟不果逐後遭父喪廬于墓則三年一

不到家喪畢分產以所分由歸庶母平居以禮法自飭

至老如一日待子弟嚴而有禮不敢以華衣美食覓

三道巡邊平安兵使

應六

貞明宗十六年

辛酉登第錄玉堂南床以持平陞明宗十六年辛

酉登第錄玉堂

戊午生員 明

宗十六年辛酉登第錄玉堂南床以持平陞拜鍾

城府使

金命元　忠翼公

字應順號酒隱慶州人嘉靖甲午生

曺判書左右叅贊成壬辰拜都元帥策平難功臣封
慶林府院君　宣廟庚子拜相至左議政壬寅卒年
六十九

戊辰以命元〻為鍾城府使命元以持平為御史出巡関
北多奏覆弛張朝廷稱其幹局會鍾城缺明議薦之
有是拜命元本儒臣久在近密忽有外除人疑有中傷者

金命元　忠翼公

字應順號酒隱慶州人嘉靖甲午生

曺判書左右叅贊成壬辰拜都元帥策平難功臣封

慶林府院君　宣廟庚子拜相至左議政壬寅卒年

六十九

戊辰以命元〻為鍾城府使命元以持平為御史出巡関

北多巻覆弛張朝廷稱其幹局會鍾城缺朋議薦之

有是拜命元本儒臣久在近密忽有外除人疑有中傷者

己卯以金命元為義州牧使加階 嘉善 臺諫論請改正
上曰將欲命元為西帥不可改也命元之出外由忤於
李山海故雖外職亦不能保十二月以義州牧使金命
元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 并遺事
癸未五月全羅監司金命元辭職因薦全州府尹沈義謙
智慮長遠曾為本道監司熟知弊瘼請復授 傳曰自
薦其代偃然狀 啓此非藩臣所敢為殊無忌憚事甚
可駭後日亦必有弊然姑置之而司 啓金命元不識事
體輕侮朝廷請罷 答曰此習後日必有藩臣援毫之
漸當鞫問其情第今南方防禦方緊姑置之而已今年未

休窩雜纂

壬辰倭變作 上卽命起復拜古叅贊之巡檢使旋拜都
元帥不旬日賊已內逼 大駕西幸都人大潰公出屯
漢江無兵可戰乃退守臨津號召近道兵防灘列柵列
勢稍長
五月十二日都元帥金命元馳啓曰臣率李薲劉克良以
下諸將二十餘人軍士七千餘人把住臨津設伏碧蹄
等處多斬獲李陽元亦率李鎰申恪以下諸將十餘人
軍兵五千餘人駐兵大灘方圖進取上下聞之莫不歡
喜皆以爲不久當回回鑾十三日京畿監司權徵馳啓

曰此賊孤軍深入足腫氣披其勢已挫請勅元帥乘此機急擊朝廷信其說遽降旨于金命元嚴責其玩寇不討之狀十四日　上諭韓應寅曰今賊勢已摧而都元帥金命元久無所為卿可刻日討賊不可坐受命元節制以誤軍機十七日應寅盡其軍渡江申硈統左軍先薄賊壘樵採之賊望見奔回檢察使朴忠侃及督陣官洪鳳祥以為我師必勝歡呼踴躍而已賊七八赤身舞劒而出直衝我陣左右軍一時大潰申硈以下四散奔走盡投江而死時命元應寅忠侃具着青環衣忠侃見事不成遂騎馬據鞍而走江上之軍見其走一時呼曰元

帥走矣遂潰去命元應寅親出呼曰我在此我在此始得
還集軍士餘者僅千人
六月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韓應寅只率軍官五六十來
李聖任李薦等逃　上召對命元謂曰今日之事夫復
奈何命元曰屢敗之將免誅足矣然成敗天也臣則有
死而已　上曰將帥之言也並寄齋雜記
七月命都元帥金命元等屯順安縣以拒賊﹅衲入平壤
兵約六七千招諭亂民作兵守城更不出門西路盖因
列屯兵分所領不多畏為漢兵所薄也由是命元與元
翼召募散卒及江邊土兵復成軍容與韓應寅進次順

安防守釜山院峴界自此順安以上列邑吏民還集

廟寶鑑

天將史儒等敗於平壤一路洶洶言賊兵且至或請亟傳奏 行在公曰 行在聞此報易以輕撓徐待的耗未爲晩也旣已聞之賊果不出防禦使金應瑞功勇最著

朝廷戒勿輕動欲待天兵俱進應瑞知之屢牒公請戰辭甚亢厲公厭之一日手置曰依牒施行巡察使李元翼在榜僚曰相公何不稟裁于 上而卒及此公不荅旣而應瑞出兵徘徊不見賊而還公亦不之責但私戒李公曰此子心術不中君等愼勿輕信李公始乃大服

行狀

癸巳三月都元帥金命元來接慶尚道行李蕭然號令便簡雖無成效人心便之

金命元南下時歷景福宮基址作詩曰蒲芽初嫩柳眉分太液傷春帶夕曛却羡當時杜陵老江頭猶見鎻千門

日月錄

李武舜臣被拿時有一御史欲陷之來自閑山啓曰聞清賊渡來掛與七日不能運動而舜臣未克討捕是日慶林君金命元入侍經筵曰倭賊慣於舟楫掛與七日之言似虛上曰予意亦然其後元均之敗也忠武拜為

統制立大功（李忠武公年譜）

八月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 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 上從之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懲毖錄）

宣祖庚子六月戊子傳于政院曰左右相命招卜相左議政李恒福右議政李憲國卜相單子崔興源鄭琢李元翼尹斗壽李德馨入啓答曰政卜以沈喜壽加薦傳曰相臣之職難矣古有相德相才相量等語蓋用非其人

成敗係焉況此時乎今見卜相崔鄭則老病尹李
元翼則有物議李德馨則年少姑未合首揆大槩若未
有恰當之人則不如姑闕之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祖宗朝或有獨相之時矣左右相回啓伏承 聖教其
難愼之意至矣臣等不敢更有所議人之才德不在於
老少故臣等謹以原任相臣等薦之矣惟在 聖裁答
曰金命元雖似乏擔當之才然寬厚有容白首勤勞王
事韓應寅有大勳尹承勳性簡頗盡心國事而才亦有
之此數人亦在可議之中第未知其可合否也回啓曰
上教所及三人皆一時德望正是知臣若如君也答曰

是不然或以予所見一時問之而不可遽爾為定書曰枚卜功臣又曰稽于衆今日姑退去廣聞物議更為来啓可矣又啓曰命元應寅非但職秩相當人望亦屬故果欲薦之而第原任大臣俱係衆望而新薦似多為未安故及論議矣 上教至此實是輿情所在而與臣等私相論議相符故啓之矣雖他日日来啓無過於此故敢啓答曰然則上下之見相符深喜更書單子以入有政以李恒福為領議政李憲國為左議政金命元為右議政

清州人朴以儉承仁弘旨上疏政李文忠公恒福以為鄭

澈腹心相攄台鉉後數日 上御講席特進官宋言愼
啓曰辛卯歲鄭澈謫江界有詩曰生涯薛罕嶺心事弼
雲山弼雲李恒福號也左相金命元曰 鄭澈雅善李恒
福所以有是作也李恒福平安故未及論議矣 上教
至此實是輿情所在而與臣等私相論議相符故啓之
矣雖他日日來啓無過於此故敢啓答曰然則上下之
見相符深喜更書單子以入有政以李恒福爲領議政
李憲國爲左議政金命元爲右議政
清州人朴以儉承仁弘旨上疏攻李文忠公恒福以爲鄭
澈腹心尚居台鉉後數日 上御講席特進官宋言愼

啓曰辛卯歲鄭澈謫江界有詩曰生涯薜窣嶺心事彌雲山彌雲李恒福號也左相金命元曰鄭澈雅善李恒福所以有是作也李恒福平生無一畝之宮贅居婦翁權慄家以其在彌雲山盖意者以爲號也恒福與澈年位懸絶素無情分臣則與澈自少相過從如以交澈爲罪臣固當先伏法宋色沮而退 李文忠公年譜

公天姿豪爽宅心平坦能以寬弘濟物自幼雅時已有成人局度雖家人至親未嘗見疾言遽色內無防畛外絶修餙凡世所謂毁譽得失榮辱禍福一切付之度外早践華要聲譽藹蔚不事交游怡然自守中年以來放迹

州鎮數為後輩所藉彌旁觀者亦為之嗟惋而公了不置喜愠於其間平生口不信人過失亦不欲與人爭辯至於臨事應變沛然有餘察能督姦人不敢欺所至績有餘績

公自小官時居職甚恪及遭兵禍尤以盡瘁自任凡朝會衙仕必早往暮罷至老不倦家世清白素無臧獲土田及公立朝四十年出入將相勳伐最盛然未嘗經紀生產性好儉素雖接貴客不過蔬魚數器居家飲食脩然如寒士惟篤於親戚故舊恤貧周急下逮微陋表叔安瀚年老孤獨奉養于家敕家人曰先妣兄弟只有此舅

宜以事先妣者事之其死葬也亦然
文詞贍富省庭制策士子傳誦在臺閣一時章劄多出公
手儕流莫及肰公早習兵書頗事弓馬不務雕篆之技
時或感遇其事如亂後入京之作至今傳脉亦可見忠
義之志矣 並行狀
少受業於退陶門下學易頗詳緻先生喜之許以大器貽
書勸學問既以詞華名薦場屋釋褐卽選玉堂八年經
幄恩遇日渥自巡按還委公邊事知其有將相才也
北憂虜則公北南急倭則公南衡人物掌邦政非公不
可則公入判兩銓宣王化鎮邊民非公不可則公出秉

閫鉞國家以公輕重者殆四十年及其忠勞著於中外望實孚於朝野則金甌之卜乃出於特簡此尤異數也

壬寅十二月丁酉左議政金命元卒史臣曰命元性善良與物無遠知與不知無不悅其為人少壯登朝以將才顯其所踐歷武職居多壬辰之亂身在元帥雖無成功

上之駐義州也收合餘燼奬甲凋兵鎮于順安與李元翼協力以備平壤之賊及登台輔雖無建白而其心休休不欲訾人風儀儁爽咸稱宰相之器遺事

師範學員嚴星乙

李濟臣

字夢應全義人號清江嘉靖丙申生戊午中生員

明宗十九年甲子登第薦入翰苑歷正言持平蔚山

晉州清州江界壬午拜北兵使癸未謫𢀸山鎭卒於

配所年四十八

始學文字便自嗜好不易以他弄七歲作句語往往驚人

八歲大人在邊郡兩王父見背則獨當喪入承諸內出

應客辦治哀盡一如成人之為十歲隨大人任于昌原

也行遇水石稍清致處輒卸馬吟賞及監司入府觀者

甚盛獨不肯覰曰吾復不當如是耶旣而益喜讀書不

[illegible]

李濟臣

字夢應全義人號清江嘉靖丙申生戊午中生員

明宗十九年甲子登第薦入翰苑歷正言持平蔚山

晉州清州江界壬午拜北兵使癸未謫獜山鎭卒於

配所年四十八

始學文字便自嗜好不易以他弄七歲作句語往往驚人

八歲大人在邉郡西王父見背則獨當喪入承諸内出

應客辨治哀盡一如成人之為十歲隨大人任于昌原

也行遇水石稍清致處輒卸馬吟賞及監司入府觀者

甚盛獨不肯觀曰吾復不當如是耶既而益喜讀書不

釋手大人顧懼其傷夜則為不設燈火然不可禁曹南
寘植一見異焉期以遠大
蔚山郡缺守朝議以郡多士豪難治須遣才望文臣三易
而適公既至立法號令期月而通羅輸恐後帖然無敢
為橫民有兄弟爭財者公不問曲直諭以友愛之理言
下即已有欲專婦家財者不嫁婦妹年幾卅公繫治其
人而資其婚析其產俾業焉公之剛明聞一道訟大大
歸之庭亦無留例得紙布甚羸悉以付幹事吏亦便取
息以代徭賦民得二十年化兵前無一事
晉州地大物衆豪撗為患什倍於蔚公拜牧使既下車首

訪弊之在民者一釐革之躍躍之之際右户首訏毋受使
下户獨困而粟積於陳公按佃簿以為給無敢頡者削
鄉杜司馬所贜占田奴歸之書院且蠲事折偃強者不
饒鼠輩啚公之為與下吏謀竊公符以冀坐免事聞
上命鞫左者數人其黨散抵輦下大肆誣謗公卽疏
陳不可在任狀踵而去官奉行　批旨勉留已無奈実
歸則扁其居曰歸愚圖書花竹以自娛下與人往還若
將終身焉
庚辰以江界西塞重鎮而凋甚有用儒帥之議起廢公起
通政階拜府使至則撫摩爬搔氓卒大蘇肰後從事救

築復自運石以倡用能不閱歲而城池器械嗜然可觀
御史上其最　賜表裡一襲寵嘉之沿江諸帥亦化於
公不敢為非曰得無公聞乎壬午復用議者陞嘉善拜
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其節政一如在西時而體統加
大規設自殊矣（並簡易崔岦撰神道碑）
癸未春北虜尼湯介聯結鄰部酋于乙其乃栗甫里等乘
我不虞猝寇慶源鎮陷之府使金璲敗走賊連陷阿山
安原等堡進圍鍾城公裒兵指授令鍾城府使申砬富
寧府使張義賢鍾城判官元喜毫下士申尚節金遇秋
卞國幹李宗仁金俊民權洪柳重榮等或撤其籬或躡

其鋒或梏其穴以緣賊而椅之於是郡師看職遵公許
畫無敢浚者遂破賊逐之壘外仍進兵薄其巢砬國幹
等焚全得灘安豆里古中道中島部落四百五十餘窟
斬獲百餘級尚節熹等焚麻田嶋斬獲五十餘級遇秋
義賢宗仁重榮洪等焚尚加嚴于乙其車汝邑浦島于
乙其乃多通介洞八十餘屆斬獲亦數百級賊之資糧
器械盡而甌脫空矣無何氈毳革面款關請附不南牧
者數十攬申象村欽撰墓誌
命拿鞫北兵使李濟臣從兩司之啓也後四日濟臣捷報
至 上傳于備局曰李濟臣予固已料其如此而衆皆

非之子亦不能自守今者旣已立功拿來未穩議啓曰
都事已發中路還止亦為顚倒請拿來後處斷 上從
之後十二日濟臣之報繼到備邊司啓卓頭部落首惡
所居而金遇秋等乘勢盡蕩斬獲居多全軍而還國恥
可雪濟臣設策實合事宜請待都巡察使啓聞行賞日月
錄
府使金璲判官梁士毅以失守斬兵使李濟臣鞫流配
濟臣之獲罪非但喪師也宣傳官持標信㕘刑璲等適
璲有追斬賊胡之功馳啓其由濟臣意朝廷準罪末減
援律文讞覆應死者過三日乃刑之文勸留宣傳官三

日以待後命而終不至乃刑之兩司論濟臣擅止君命擬以死律 上特減死然外議以為原其情罪不相稱

東閣雜記

公狀貌魁傑器局俊整恬於勢利臨事不苟文章草隷時儕稱雄而尤長於行文性又剛果當官抗議未嘗挫抑於人人亦不敢干以私皆側目而避之至與親戚故舊私相燕語諄不倦或雜以調笑咸得其歡心性喜施與嘗為兵部郎官騶直到門不入於室而先與窮族久久成例故親戚亦習以為常或時催促曰期日已晚老爺何不分騶直耶嘗為晉州罷還居家杜門息交日以文

籍自誤有勸公以交歡時望者公正色曰虛受人爵而實獲天譴孰為利害其人大慚持身清謹擺脫家累位至宰列妻子嘗假貸於人然不為皎厲之行以沽於世而世或有知之者壬午為北道兵使臨行余作詩以戲之曰約束羆熊老黃卷推移文字作長城盖以羆熊自況而文字調公也公見詩呵詰曰伱小儒何敢乃爾遂極謔而別及拿下禁府時論勃鬱罪將不測親戚子弟皆潛泣隨行論者謂公曰必無生理余於道次候之公握手莞爾而戲曰今日遂成小儒之先見也又問曰聞讀綱目已到幾篇因論讀史節目數語畧無憾容頃之

顧謂獄吏曰此非我久留地可速就囚乃與親舊歡笑而別此可見其氣像也李白沙恒福撰遺事

自少不俯仰隨俗不骫骳循人見人有冒竊虗聲誑世取利祿者貪邪姦佞煬竈求媚悅者必顯攻面毀乃已唯許以氣槩嗜吐肝肺相視急其急憂其憂不以炎寒隆替貳之也常教子弟曰人有富貴利達之心不如不學也財物視之當如糞土故生公家者雖童孺婢女之微無不貴義賤財儋石無儲而植志不撓公沒之後其訓猶不斬墓志

前兵使李濟臣沒于謫所經巡官李友直啓請還給賤隷

上問于大臣皆曰濟臣持身有清操死後家無甔石
之儲且變起倉卒乃能率殘兵焚湯賊巢軍律嚴明士
卒用命雖有差誤之罪合蒙寬宥也 上曰濟臣清操
出常云極為可嘉人臣有清節雖大罪猶當曲赦況其
身已死者乎可還職牒是冬又下 教曰李濟臣之賢非
坐軍機只留標信三日耳當慶源之變能驅策諸將藩
胡部落幾得誅滅藩胡至今殘破奄奄國威少伸當此
廷臣欲效和議之日尤有以起予之思也況濟臣清節
可尚予欲追贈兵曹判書遣官致祭官其子一人其令
大臣議之大臣議皆如教而獨盧守愼以為贈職太過

上又教曰北變之作如癰疽積年內蓄一夕潰決大
命隨之莫非奸臣弄權掊克之致而朝廷置邊事於
度外此變之作晚矣濟臣如恇怯者其能策羸卒數百
盡誅胡落耶指濟臣退縮云者欲使為元績乎今乃曰
無前之變作於其身不此冤乎予謂朝廷失慶源濟臣
復之此人 討判滅賊不世之勳也濟臣若在必能使君
父紓憂此予中夜以起撫髀歎息欲加褒贈者也其令
二品以上覆議宰臣多以為不可 上猶遣禮官祭其
墓 宣廟寶鑑

邉脇

字和中原川人嘉靖戊申登武科拜宣傳官歷慶尚左水使全羅兵使南北兵使平安兵使兵曹叅判判尹工判庚寅卒年六十三

公自幼游戲不允六歲走墮深井攀井石不溺至曉見鄰人汲水徐曰我是主家児取大索來一家驚奔公恬不為懼

乙卯海南縣監時倭寇猝至湖南大駭公獨保海南徐徐治守具不色動屢出奇以還賊遂設伏邀擊一戰大捷殺獲無數國朝以來未嘗有也又擒

天朝人在擄者奏觧 天子嘉奬賞銀錦以美之曰鼎監邉脇嬰孤城獨全是時公年二十八 提一障殘兵建不世之勲名聞天下書于國乘

守坡州時訪栗谷先生講論周易啓蒙頗有獨得之妙以至天文地理數學筭學無不精詣

為濟州牧使妖僧普雨謫在州公因事杖殺之儒林快之或移書賀則曰國人誅之非我也

初按西関巡邉上十餘郡一過書知山川道路形勢按舊都指示一水一石瞭々不差嘗閱軍簿一覽盡記其名人以為神

丁亥倭賊陷鹿島京師震動　命公爲防禦使公入對曰
此賊風至而無入寇計想今已退矣未到界賊果遁遂
中嘗白朝倭熟知三路形勢日本强甚馬島變詐他日
之虞不可言也
甲申嘗觀天文推筭太乙謂子姪曰不出十年國家且苦
兵矣後皆驗
公資禀和易氣宇峻整善弓馬才勇絶人平居恂恂儒雅
長者而遇事接物英采動人凜然不可犯涉獵文史然
若知不肯竟獨慕古人奇節偉行而行淳備孝友出天
事親色養至老不畜私財祿俸未嘗自用居而盡禮

廬墓三年飭躬貞白雅好清素屢典雄藩而家故立壁妻子不免稱貸嘗曰自先世々稱清儉此乃傳家之宝食貧幸以安耳何敢經營忝家風乎惟以書籍琴碁自娛

壬辰日本大勢兵渡海　上遣申砬禦之行日臨軒召見問賊如何砬意輕之　上曰邊恊每言倭最難敵卿何易言也砬出　上亟稱之曰恊誠良將予嘗不忘此人若在吾豈憂倭賊哉嗟惜久之未旬日砬果敗死時公之沒僅三年朝野恨不能起公泉下 並月沙李廷龜撰碑

宣廟二十二年日本國使平義智來通信之儀久未决西
厓以太學士將撰國書請速定議勿致生釁知事邊協
亦啓宜遣使報答且遣彼中動靜以来非失計也於是
朝議始定乃遣黃允吉金誠一許筬等報聘仍探賊情